

不穿警服的女侦探

王松山 著



5

文艺出版社

不穿警服的女侦探

王松山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53千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241—6

I·238 定价：2.40元



王松山，男，44岁，196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。现任山西省晋中文联副主席，晋中作协副主席，系山西省文联委员，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会员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。发表的主要作品有：《尹灵芝》、《晋华风云》、《古城女杰》、《晋中战役》、《龟龄集疑案》、《一支尚未流行的歌》等18部电视剧（其中13部均已拍摄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五个血手印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死亡之翼》。《不穿警服的女侦探》是他的第三部小说集。

目 录

- 不穿警服的女侦探..... (1)
- 窗外幽灵..... (89)
- 部长家的血案..... (156)
-

不穿警服的女侦探

—

市区，车水马龙，行人如潮。

“笛儿！笛儿——”一辆警车发出连续刺耳的尖叫，车顶上亮着连转带闪的红灯。

十字路口，交警赶快变换绿灯，一辆辆已经超线的轿车、卡车、自行车紧急刹车。警车不停顿地驶过。

驾驶这辆警车的是刑警队长徐明。他刚满三十岁，身材高大结实，充满青春的活力，却偏有一张娃娃脸，不过，就是这张娃娃脸，浓眉下那双闪着智睿光芒的眼睛又显示出一个刑警队长的特点——机警、干练。

驶出市区，前面出现了行人稀少的宽阔公路。徐明变档加速，警车逐渐转为高速超越行驶，向着潇河湾水库方向，风驰电掣般地飞跑起来。

晨雾濛濛，朝霞透过雾气照在水面上，使碧波粼粼的水面闪出斑斑驳驳的光亮，给人一种迷离莫测之感。

岸边，一片喧闹声。许多人正在围观着一具刚被打捞上来的女尸，议论纷纷。

警车赶到，嘎然而下。徐明和副队长张生武，以及法医

• 1 •

等轻捷地跳下车，急步向尸体跑去。

围观者闪开，刑警们戴上手套，开始了谨慎而紧张的现场勘查。

徐明那双尖锐而雪亮的目光，象两把利剑把现场扫视一遍，最后落在死者的遗体上。尽管经水浸泡，死者面目已经变形，但徐明还是很快辨认出，这是个正当豆蔻年华的少女。他马上联想起市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少女失踪案，便打开公文夹，掏出三张失踪少女的照片和有关材料，与死者一一对照。稍加辨认，他便断定死者就是一周前失踪的少女林艳琴。一个明显的特征是：左耳根后面有一颗大黑痣。

徐明娃娃型的脸上充满着悲痛和愤怒，眼角两扇鱼尾纹也显得更粗了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，离开尸体，走向水库。他眺望着壮丽宁静、碧蓝光滑的水面蹙眉沉思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张生武走到他身边说：“徐队长，据法医初步检查，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，我看象是失恋后投水自尽的。”

徐明瞥了一眼这位从外贸局调来不久的副手，摇头道：“不，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。”

“那你的看法是……”

徐明不置可否。他缓缓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来，点燃了，猛吸一口，吐出一团，转过身来说：“看来，在现场我们不会再得到什么了，回去吧，下一步让法医解剖验尸！”

二

当天深夜，公安局办公室亮如白昼，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烟草味，一缕青烟正从烟缸里冒出来，袅袅上升。

高润元神色泰然地坐在会议桌旁。他的模样，并不象电影中常出现的那种魁伟英武、两鬓斑白的公安局长形象，倒象个不起眼的庄稼汉。他头顶光秃，胡子密密匝匝，皮肤属黑又亮型的，宽阔的前额上布着一道道厚厚的皱纹，背还有些驼。他坐在椅子上两条腿交叉盘起，就象庙里和尚念经的姿势。他的烟瘾很大，一支接着一支。

不过，高局长的超人智慧和侦破才能，却使同行们折服。他是位干练沉着的老侦察员，那双不大而且眼皮松弛的小眼睛里，充满着洞察力和威慑力，足以使一切罪犯胆颤心怵。他担任过十几年的刑警队长，擅长从各种疑案、奇案中找出蛛丝马迹，在省里获得过“侦破能手”的称号。最近局里调整领导班子，经民意测验，他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。此刻，他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徐明的汇报。他一手夹着烟，一手轻轻叩着桌面，发出有节奏的响声。

“……死者叫林艳琴，是市纺织厂的女工，一周前在下班途中突然失踪。”徐明停顿了一下，翻开卷宗，取出《尸解报告》递给高局长，又有条不紊地讲述下去，“根据法医鉴定，死者胃内有大量的安眠药液，这说明死者是服了安眠药后溺水死去的，很明显，她不能喝了药后再去水库投水，这就排除了投水自杀的可能性。另外，据纺织厂工人和邻居反映，林艳琴为人单纯热情，爱跳舞，是进厂才一年的学徒工，没有恋爱史，而死者已不是处女。这个情况，和上一次失踪少女的被害案情基本相同，由此推测，这两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所为。”

“嗯？！”高局长打开烟盒，取出一支烟扔给徐明，又拿了一支自己接上。他连抽了两口，站起身，在屋里踱着步

说：“今年以来，我市已有四名少女失踪，除这两名死者外，还有两名至今杳无讯息，而凶手却逍遥法外，线索缥缈迷茫。作为公安人员，我们失职啊！”

徐明也猛抽了一口烟说：“为了寻找这四名少女，我们曾对全市有流氓犯罪史的人依次排队调查，发现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弟嫌疑最大，特别是几处家庭舞会，搞得乌烟瘴气。群众反映他们放淫秽录像，我们曾着手进行过侦察。但他们却神通广大，似乎我们还没有开始行动，他们就有所察觉，所以至今还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。”

高局长听到这儿，抖了一下烟灰，扫视了一遍在坐刑警，而后说：“这个案件从哪着手？怎样抓突破口？大家都出主意吧！”

刑警们面面相觑，开动脑筋，寻找着案件的突破口。

张生武沉思有顷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看应该来个全面行动，把犯有前科的流氓分子统统抓起来，严审一遍，这样也许能找到线索。”

高局长斜睨了他一眼，揶揄地说：“办案子可不能盲目地乱打一气，这可不象你外贸局时杀兔子那样痛快！”

众人哄堂大笑，会议气氛显得一下活跃起来。

徐明凝眉思索片刻，忽然扬起眉峰说：“我们的对手是残忍的，又是十分狡猾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个特殊方案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高局长投来信任的目光。

“我有个初步设想，但……但没有充分的把握。”徐明有点吞吞吐吐。

高局长小眼一眨，刹时心领神会，便有意把话岔开：

“案情分析会就开到这里吧！大家回去想想，有什么好主意可随时来找我。小徐，你留一下。”……

会议室只剩下高局长和徐明两人。高局长问：“我说小徐，你的方案，是否想物色一名特殊的侦察员，打入重点怀疑对象内部，进行秘密的侦察活动？”

“对呀！”徐明兴奋地叫起来，“高局长，你真神呀！”

“这叫‘英雄所见略同’嘛，哈哈！”高局长一笑、而后严肃地说，“既然存在泄密现象，就必须这样做。下一步咱们琢磨一下，该物色谁才合适。”

三

静谧的夜，一轮明月冉冉升起，天际降下银灰色的帷幕。

市人民公园，草木葱郁，微微颤动的空气里迷漫着馥郁的芳香。

在林间小道上，一对情人依偎而行。他俩来到小桥上，倚着栏杆向下望着：一条小溪淙淙流淌。

“时光如水，过得真快呀！转瞬间，我们相识已经三年了吧。”说话的是位二十七、八岁的小伙子，眉清目秀，轮廓分明，笔挺的鼻梁上驾着一副黑边轻度近视眼镜，富有八十年代女性所喜欢的知识分子风度，予人一种文静、稳重、斯文、和蔼，又有些高深莫测的感觉。

“嗯。”姑娘只吐出一个字，思绪沉浸在过去三年的幸福回忆中。她二十二岁，美貌超群，一头披肩秀发上松松地束着一根草绿色的缎带，衬着一张淡施脂粉、神采飞扬的俊

俏脸庞，乳白色的连衣裙恰到好处地显出她高耸的胸部和纤细苗条的腰身。

姑娘离开栏杆向前走，迈起步来婷婷袅袅，婀娜多姿，有一番迷人的气质和风韵。小伙子在后面紧跟着。两人走向小树林。

月光如水。这对倩美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、很长，在树林深处停住了。两人依偎着坐在一块大石头上。

小伙子深情地望着姑娘如花似玉的娇靥，两手抚摸着她柔如无骨的浑圆肩头，冲动地说：“芳，我们结婚吧！”

姑娘没有立即回答，羞涩地垂下了眼睑。她身后树丛里，有几只小虫在低低地吟唱起来。半晌，她才脆滴滴地吐出一个字：“嗯。”

小伙子喜悦地追问一句：“什么时候办？”

姑娘思忖着，拢了拢秀发，扬起细而白嫩的颈项说：“春节吧。”

“太久了。”

“不就是几个月嘛！你呀，这么心急！”说着，用手指笃点了一下小伙子又宽又高的额头，把头埋进了情人的怀中。

两人紧紧依偎着，彼此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。

小伙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姑娘的秀发。她抬起头来。四目凝视，温情脉脉，四片嘴唇徐徐地挨近、吻合了，彼此传递着无限的甜情蜜意。

月亮象腼腆的姑娘，悄悄借浮云遮掩住含羞的笑脸。

一阵热烈的长吻之后，姑娘抬起手腕，借着月光瞥了一下手表，娇嗔地说：“文杰，时候不早啦，我们回吧！”

“不，再待一会儿。”

“不了，明天我还要给学生讲形意拳，要连夜备课呢！”

小伙子紧握着姑娘的手：“芳，我真舍不得离开你，哪怕一分钟。”

“明天，我还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嗯。”小伙子冲动地搂住姑娘，又欲亲吻她。姑娘伸出手掌轻轻挡住了小伙子厚厚的嘴唇，嫣然一笑说：“明天吧……”

四

姑娘回到市体校宿舍，已经是子夜时分了。她坐到写字台边，拧亮台灯，急急地写起讲稿来。

蓦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她随口问：“谁呀？”

外面人答道：“徐明。”

“啊！是徐队长。”她一边开门，一边热情地说，“真是稀客，快请进。”

徐明身子没有动，有礼貌地让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先进。两人坐停后，徐明向姑娘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公安局的高局长。”继而又向高局长介绍：“这就是武术老师刘亚芳同志。我近来学的几套拳术，就是她教的。”

高局长连忙热情地说：“感谢你对公安工作的支持。”

刘亚芳一边冲茶水，一边谦逊地摇摇头：“哪里哪里，我才毕业，水平不高，教不好。快喝水。”

高局长接过茶杯，以审视的目光朝姑娘打量了一番，然后低头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沫，用嘴呷了一口茶，亲切地

说：“亚芳同志，我们深夜来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不。”刘亚芳摇摇头甜甜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而雪白的牙齿。她收敛起笑容，坐到椅子上，诚挚地说：“你们干公安工作是不分白天黑夜的，你们来，肯定有事，说吧，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。”

“好，爽快！”高局长满意地微微颌首，用眼睛向徐明示意。徐明立即起身走到门口，警惕地向外望了望，然后把房门关上。高局长压低声音，直接了当地问：“假若我们邀请你当一段侦察员，你愿意吗？”

刘亚芳一怔，嗫嚅道：“我？……侦察员……”这事太突然，太意外了！她垂下眼睑，仿佛有些害羞，也仿佛需要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而两只明眸却在低垂的睫毛下熠熠闪光。

高局长望了一眼她的神态，进而解释道：“是这样的：我们有一项特殊的侦察工作，需要一位象你这样的姑娘去完成。小徐，你把案情讲一下吧。”

“好。”徐明清了清嗓子，详细讲述起来。

刘亚芳听着听着，神色变得专注凝重，甚至有些拘谨。她那乌黑发亮的双眸闪着异彩，心里剧烈翻腾着：这项侦破工作显然是十分重要的，关系到解救受害的姐妹，关系到严惩杀人凶手，可是我对公安工作是外行，能行吗？……

高局长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，以鼓励和期望的目光凝视着她说：“你是担心胜任不了吧？我看你能行。你具备了担任这项侦察工作的身份和条件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一名共产党员！另外，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，我们决定让你掌握一定的公安侦破知识，正好，省公安学校要搞一次短期集训，

给了我市两个名额，你同意的话，就跟小徐一起去。”

高局长的期望，公安部门的信任，使刘亚芳的心里充满了一种甜丝丝的、掩饰不住的喜悦；一种兴奋感和神秘感，使她的胸脯起伏得更快了，两颊也倏然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。同时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，使她心潮激荡，神采飞扬。她忽闪着晶莹清澈的眸子，望望高局长，又看看徐队长，缓缓地，然而却是坚定有力地点了点头。

五

夜色浓重，万籁俱寂。市委领导干部的几幢楼房屹立在黑色里，除一个窗口外，所有的窗口都熄灭了灯，人们都安静地入睡了。

这个亮着灯的窗口在二号楼二单元二层楼，那里正不断传出疯狂撩人的舞曲。

舞会在-间宽大而豪华的客厅里举行。窗户上低垂着厚厚的红绒窗帷。漂亮的天花板上，挂着一盏精巧的蓝色水晶大吊灯，配上两盏一红一绿的壁灯，使整个屋子被朦胧的昏暗笼罩着，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。在暗淡温柔的光线中，五六对青年男女兴奋若狂，一会儿扭着迪斯科，一会儿摇起轻松自如的探戈，一会儿又跳起“贴面舞”和“咪咪舞”，还有独创的四步半舞。更有甚者，以跳舞为幌子，放肆地做着各种猥亵动作，真是丑态百出，无奇不有。

门开了，一个上穿花衬衣、下穿牛仔裤的小胡子相跟着一位十分妖艳的女子走进来。这女子经过整容，脸上有了一对细细的柳眉和双棱大眼。遗憾的是，她的嘴巴没来得及整容，显得特别宽大。嘴唇涂得腥红，眼圈画得青兰，把细嫩

脸蛋上的厚厚脂粉衬托得更白了，象下了一层霜一样。她身穿一件质地轻薄、似乎透明的柔姿裙衫，前胸毫不顾忌地半敞着，雪白修长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，性感毕露。她一跨进屋子，正逢收录机改换乐曲，便伸展双臂往小胡子脖子上一勾，两人跳起了贴面舞。

跳完一轮舞，她和小胡子兴致正浓，正欲接着跳，猝地，一只手从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。她扭头一瞥，娇滴滴地叫起来：“哟，是小龙呀！你也来啦？”

小龙嘻皮笑脸地伸出手，往她脸上拧了一把，用嘴巴向墙角唠了唠：“辛大哥叫你呢！”

她连忙松开小胡子的胳膊，向墙角走去。

小龙向小胡子歉然一笑：“老弟，辛大哥又乘你的行啦！”

小胡子摸了一下八字胡子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别说辛大哥，咱哥们谁都一样，她外号‘公共汽车’，本来就是通用的嘛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抖着一条腿随口问：“小龙，你的伏尔加，什么时候能为小弟服务一下？”

“没说的，什么时候用，关照一声。”

“好，够哥们！”小胡子抬起右手，把食指和中指并拢向小龙敬了个礼，转身又去搂其他女子了。

倚靠在墙角的是一个现代的花花公子，这就是屋子的主人、辛副市长的宝贝儿子，外号叫“花花太岁辛衙内”。他约模二十六、七岁，瘦长的个儿，白净的皮肤，一头自然卷发，留着长长的鬓角，上身穿着印有花纹图案的广告衫，下身是绷得紧紧的牛仔褲，眉眼倒也长得端正，就是眼泡浮肿

而松弛，缺乏光泽的眼里充满倦意，眼圈周围，一抹灰暗色，一看就知道是生活放荡，夜生活过度所致。

“辛衙内”见“公共汽车”来到身边，便一把将她拉进怀里，轻薄地说：“龚丽娜，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怪想你的。”说着，伸手往她身上乱摸。

龚丽娜闪着撩乱人心的狐眉，故意拨开他的手，忸怩作态地说：“你呀，还想起我？你手里有多少女的，你们男人真坏！”

“辛衙内”肆无忌惮地浪笑起来：“别吃醋啦，现在是八十年代，我辛解虎就是提倡性解放，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，谁也挡不住。你不是也和我一样，想和谁开心就和谁开心，乐一天是一天。”

这时，小胡子挤过来，凑近辛解虎低声说：“大哥，昨天晚上我和丽娜在一个舞会上发现一个小妮，真帅呀，绝了！”

龚丽娜一听，脸上立即露出嫉妒的神色，斜乜着眼睛不屑地说：“帅，什么帅？哼！”扭头就走。

辛解虎没有去拉她，睁大眼睛盯着小胡子问：“打听了没有？哪儿的？”

小胡子诡秘地一笑：“嘿，大哥，你手头上不是有好几个了，怎么又想换新的？”

辛解虎淫笑了一下，恬不知耻地说：“那自然，别忘了我们的奋斗目标：在正式结婚之前，先玩上一百个漂亮女人！你若真是我的贴心哥们，就得帮个忙。”

“别急别急，你听我说。”小胡子连忙接口，“她是少体校才分配来的武术教师，叫刘亚芳。”

“搭上啦？”

“没哪，人家可高傲呢，连正眼也不瞧咱一眼。”

“我就不信弄不到手！”辛解虎神色焦灼，甚至迫不及待了，两只眼珠在朦胧的灯光下半明半暗地闪着绿莹莹的邪光，“我看这么办，明天我家办舞会，你叫龚丽娜想法把她约来。”

“龚丽娜肯去约人家吗？”

“给她几张团结，不就行啦？我来跟她说。”

这时，舞曲又转为快速的近于疯狂的节奏，辛解虎走向“公共汽车”，拉着她走进一对对忘情旋转着的青年中。

龚丽娜马上矫揉造作地发出一串串刺耳的笑声。两人使劲地扭起屁股来。

六

辛解虎的家庭舞会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，龚丽娜还没有把刘亚芳请到，辛解虎有点坐立不安了。他不时地催促小胡子到楼下去等，自己则不耐烦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，并不时撩开窗帘的一角向楼下眺望。

又等了约模半个钟头，他觉得没有希望了，身子也有些疲倦，便“啪”的一下，恼火地关掉了收录机。

狂热的乐曲嘎然而止，整个大厅霎时变得异常宁静。舞伴们停住了舞步，奇怪地望望收录机，见是“花花太岁”关的，便无话可说，纷纷垂下胳膊，带着兴奋后的疲劳，走向紧靠厅壁的一排沙发。

可就在这时，房门“叭”的一声打开了，小胡子满脸喜色、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来啦！来啦！”

“够份！”辛解虎转怒为喜，乐得一蹦三尺高。

不一会，刘亚芳在龚丽娜的陪同下，在门口亭亭玉立地出现了！整个客厅的人顿时都发出一声声惊叹，人们倦意全消，一切目光，包括女人妒慕的目光，都集中在陌生的女客身上。

刘亚芳穿着一身洁白带花的连衣裙，浓密的秀发从她那白晰如玉的脸庞两侧倾泻下来，披散在浑圆、柔软的双肩上。胸部高耸丰满，肌肤白嫩细腻。一种迷人的神韵，一种令人销魂的魅力，使她整个形体散发出青春健美的气息，给客厅增添了亮色。

辛解虎眼睛发直，看呆了，周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住了，直到手中的烟头烧疼了手指，才醒悟过来。

龚丽娜拉过辛解虎，向刘亚芳介绍：“这就是辛副市长的儿子、外贸公司的大科长辛解虎。”

刘亚芳一扬修长细弯的娥眉，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，有礼貌地瞟了一眼辛解虎，然后张开小巧的樱桃嘴儿，矜持一笑说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辛解虎心里甜如蜜，恨不得一口吞了她，但表面上极力装出斯文的样子。他象迎接贵宾那样，彬彬有礼地躬着腰，显得热情、殷勤又稳重。

刘亚芳落落大方地坐到沙发上。辛解虎赶紧示意小胡子和小龙端上糖果、冷饮和水果，并亲自切开一个大西瓜，双手捧到刘亚芳的面前：“请尝尝。”

仪表倨傲的刘亚芳没有去接，她扬起如花的娇靥，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放到桌上吧，我刚吃过。”

辛解虎眼珠一转，对身旁的人们说：“大伙愣着干啥？”